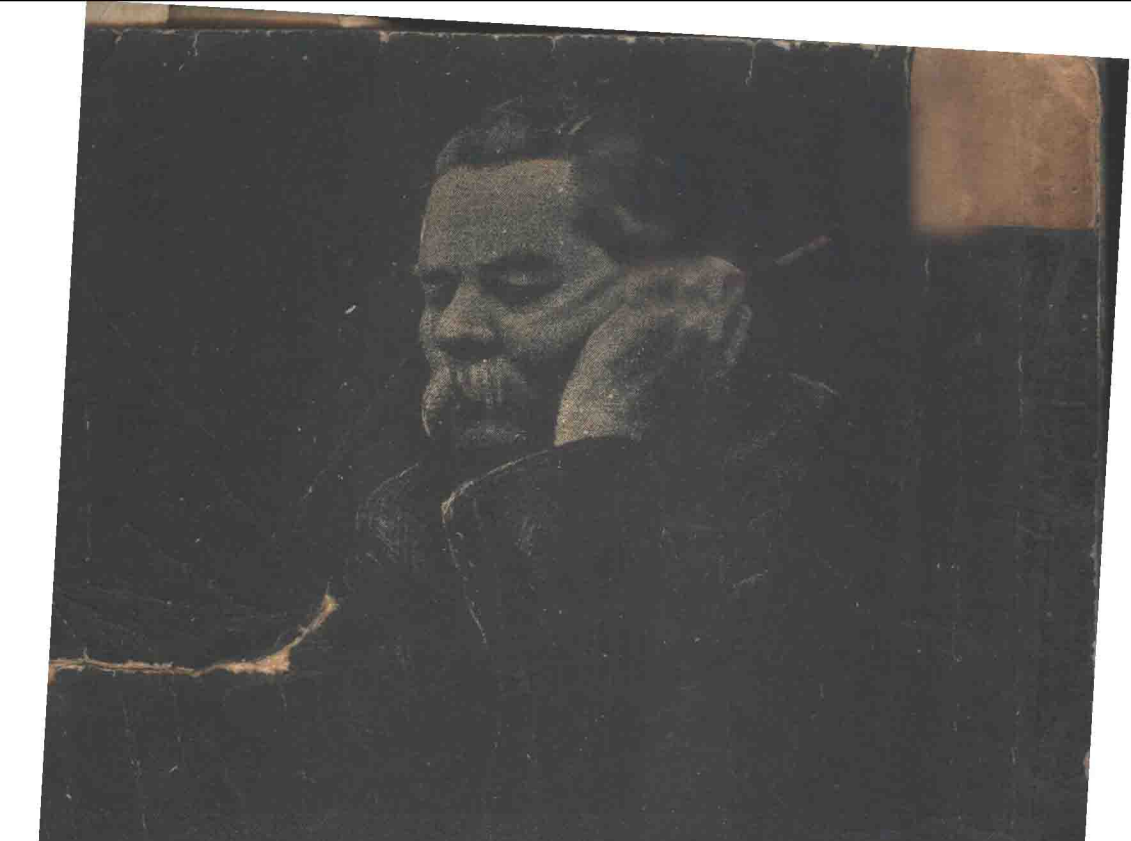




高爾基作品集

克里·薩木金的生平

——四十年——

第四部：魔影（上）

羅稷南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高爾基作品集

克里·薩木金的生平

——四十年——

第四部：魔影（上）

羅 稷 南 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М. ГОРЬКИЙ
ЖИЗНЬ КЛИМА САМГИНА, IV.
(СОРОК ЛЕТ)

本書根據 Alexander Bakshy 英譯 M. Gorky 原著的
The Specter 轉譯，倫敦 D. Appleton-Century Company
一九三八年版。



版權所有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

★

1952年1月在北京印造初版

31''×43''1/25，898定價頁，總號719，分號G11

0001—5000冊，定價42,000元

★

· 總 經 售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第一章

一

柏林陰鬱地迎接着克里·薩木金。正在下着輕瑩底灰色細雨，好像他在聖彼得堡所習見的那樣，而且車站的脚夫正在罷工咧。他不能不提兩隻沉重底衣箱，擠在惱怒底人羣中間艱苦踱過一段地道，爬上台階去。旅客們大多數似乎是高而且壯的，嚷着叫着，提着他們底行李，毫不客氣地互相推撞着。兩個雄糾糾底漢子，穿着打獵服裝，圓帽子上插着烏毛，昂然闊步在薩木金前面，攔住他底進步。他倆一路嬉戲着被脚夫惹惱了的旅客們。他倆用一根手杖挑着一隻小籃子，故意裝出十分吃力的模樣。唯一大笑着的是一個高大底婦人，從肩頭以至膝頭都懸掛着各樣包裹，一隻手提着衣箱，另一隻手提着化裝盒。她笑得又尖又響，似乎很無禮。她走路是困難的；似乎比別人更受排擠。笑聲忽然中斷，她大聲警告那兩個丑角：

『我底天呀！那裏面有鏡子！那裏面有花瓶呀，里加得！』

車站前面的廣場上並看不見一輛車子。衣冠整潔底人們默默含怒地緩步走過濡濕底石路，穿過密密底雨絲裏面。這是一種特別柔和底雨，落在石路上毫無聲息，雖然人能够分明聽見雨水流下陰溝的單調底潺潺之聲，以及脚步的怒響。兩排密集底重大建築物朦朧出現在薄霧之中，好像用鐵鏽色塗畫成的一些約略不同底暗影。薩木金覺得一陣沮喪底冷氣從衣服和皮膚透入他底心裏，他放下衣箱，脫掉帽子，揩揩頭上的汗水，然後安慰自己說：

『總會有一個辦法的。』

從他後面來了一個灰鬍子的矮胖男人，戴着皮遮陽小帽，穿着長到膝頭的青色工作衣，長統靴。一面銅牌閃灼在他底胸襟上。

『兩個馬克，到最近的旅館去，』薩木金冒昧招呼。

『不行！』那脚夫回答，連看都不看他一眼，聳聳肩頭，好像是推開他似的。

『這算是無產者底團結力或是他害怕他底同志打他呢？』薩木金懷疑，譏諷底地。

那脚夫斜睨了他一眼，用他底下巴指示一座家宅，高聲說道：

『巴爾茲公寓。』

忘記了謝謝這傢伙，薩木金提起行李就走進雨裏面去了。

一點鐘之後，洗了澡，喝了咖啡，他坐在小房間的窗子前面，回想着他和這公寓主婦初次會見的光

景。

差不多胖得好像圓球似的，穿着暗淡底繡色衣服，灰色圍裙，兩片眼鏡停在擠於鼓起底兩腮間的鼻樑上，這主婦首先盤問：

『你不是猶太人吧，是嗎？』

她親自替他預備洗澡而且獻咖啡給他，各樣都作得敏捷而又熟練。她說明她不能不開除一個罷工者底姪女。從她底眼鏡裏面唐突地審察着他，她問：

『俄羅斯的情形怎樣？』

好像被考問他對於德國的知識似的，薩木金回答得簡單而又隨便。同時他想到倘若越過國境就能把後面的國門關閉得如此緊嚴，祇要短期間不聽見別國的騷嚷，那就可以忘卻一切，該是何等快活呀。主婦繼續用響亮底，果決底聲調說下去，好像不是對一個人說話，而是當衆演講似的。

『伯伯爾●現在並不在國會裏，而是在監牢裏，他已經完結在那裏嚕。雖然他不是猶太人，可是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微笑着，薩木金問她她以為一切富底和窮底猶太人全是社會主義者麼。

『當然！』她不耐煩地大叫。『你去看看歐金·李克圖●底演講集吧。社會主義者都想要搶掠

德國的正當資產所有者。而且祇有猶太人纔想要這樣幹的。你確實必須讀李克圖底書。他有一種健全底德國精神。」

她繼續說着，用一種咯咯底聲調，手肘忽起忽落地好像母雞拍翅膀似的。

『德國不准革命。她不願學你們不幸底俄國的榜樣。德國自己是全個歐洲的模範。我們底凱撒是一位天才，好像腓特力大帝一樣。他是歷史久已等待着的一位皇帝。我底丈夫，莫里斯·巴爾茲，常常教導我：「李斯比，你應該謝謝上帝，幸而生存存在將要使全個歐洲向德國屈膝的一位皇帝治下。」』

這婦人是這樣胖而且軟，她底右邊底屁股停在椅子上就像一隻汽球。她底胸部和肚皮也鼓脹得好像一些汽球。而且當她站起來的時候，這些汽球全不見了，化爲龐大底一整個汽球，這其間並不覺得有什麼變動。從這大汽球的頂端上喀地發生一道紅色小裂縫，話語就從那裏噴出來了。然而，在這醜怪底外貌之中薩木金發見了某種重要性，而且當她滾出房間去的時候，他想到：

『和她同等的俄國女人是不能談論這些問題的。』

雨下完了。一陣灰霧佈滿在街道上。機關車尖聲長嘯着，列車殷殷，震搖了窗玻璃。一致穿着青色工作衣和戴着有趣底小帽的工人們——好像用簡筆畫成的——正在拆除一座五層樓房前面的建築架。薩木金呆看着窗外，吸收着，傾聽着他內面的許多瑣細思想的執拗底嘎嘎之聲，漸漸歸順於一種

抒情詩底心緒。

『我底生活是一幕一人獨演底戲劇，而我底思想卻是對話體的。我永遠在對着某人辯明某事。好像有另一個人，一個敵人，生活在我底內面。他監視着我底一切思想。而且我害怕他。有不用言語而能思想的人麼？音樂家，或許能够……我厭倦了……觀察的機能，當過度發展的時候，就成爲一種負累。你機械地吸收了太多的毫無意義的瑣事。』

他閉起眼睛，一個赤裸底女人的苗條粉紅身體就出現在黑暗之中。●

『倘若我曾經戀愛她，那麼她已經剝奪了我的一切了……一切？她說我是無可救藥底挑剔家。她說我和我底同類是人世所不需要的人。這是不確的。我不是書呆子，也不是武斷家，更不是道學家。我知道的很多，但是我不想宣傳。我不發明理論，理論常常限制思想和想像的自由發展。』

想到這裏，他最近讀過的別人底話都像秋天底蒼蠅似的飛來停在他頭上：『終極底，永久底自由。』『妄想全知的悲劇。』『像納塞蘇斯●似的自戀自愛的愚騷。』他底記憶提供了許多這一類底話，牠們似乎在他自己外面，在房間裏，嘎嘎地響。

他從一隻衣箱裏取出幾本書來。在一篇序文裏他底眼睛捉住了這麼一句：『我們承認一切宗教，

● 第三卷末章，薩木金曾經看見馬利鐸的裸體。

● 希臘神話：女子伊科迷戀美少年納塞蘇斯，不得其愛而死；尼米西斯大神罰令納塞蘇斯與泉水中的自身映像發生戀愛。

一切神祕底學說，祇爲的是要解脫現實。」

『假若這不是裝腔作勢，那就不過是絕望而已，』他默想。

雨又痛打着窗子。風在吵鬧。薩木金開始讀米洛波爾斯基底一首詩。

讀文學作品對於他是必不可少的，像吸煙的習慣一樣。書籍豐富了他底言詞。他欣賞文字組合的技巧和音節，讚美不同底作家們的同一思想所穿着的各式言語底服裝的多樣變化；而尤其喜歡發見表面不能相容的人們之間的共同性。讀着安特列夫的自鳴得意的鳴鳴的貓叫，這往往變爲狼的悲號。薩木金就回想到岡察洛夫底底底調底牢騷：

『爲什麼狂放而又宏壯呢？以海而論吧。這祇是使你悲哀，看着牠，你就想要哭。大浪澎湃的驚怖底狂吼對於脆弱底耳朵是並不愉快的。這吼聲自有世界以來就重複着同一歌曲，傳出牠底黑暗而隱祕底音信。』

這些話又引起突尹柴夫底悲痛底問話：『你爲什麼哭，夜底風？』以及他底祈禱：

噢，不要唱那些遠古洪荒底

● Leonid Andreev (1871-1919) 俄國劇作家，小說家。

● Goncharov (1813-1891) 俄國文學作家。

駭人底歌曲呀……

岡察洛夫也說過：『野獸的怒吼在自然的哭聲之前是無力的；人底呼聲是卑瑣底；人自己就是十分渺小微弱的。』

記憶親切地提供了拜倫底黑暗、雪萊底奧茲門底亞、愛倫坡、繆塞、波特萊爾諸人的詩句，和梭洛古勃底火輪，以及同一腔調的許多別的韻文——全是一讀就記住，有機會就吟得出來的。但是關於在自然的可怕底勢力之前——在死的法則之前——人的渺小無力的種種言詞並不會毀壞着薩木金底情緒。他知道這些言詞絕少干涉牠們底作者們的生活，倘若這些作者是身體康健的。他知道叔本華活到七十二歲，在證明悲觀主義是宗教情緒的基礎之後，幸福地死去了，因為他相信作爲『腦筋底幻夢』的他底無歡底世界觀是『十九世紀最優良底創作』。

宗教情緒和玄學問題從來沒有擾亂過薩木金。況且，他眼看着陀斯退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宗教思想怎樣迅速地失去牠底潑辣底生氣，墮落爲米里支可夫斯基的惡劣底冗談；怎樣黯淡地變爲半虛無主義者梭洛尾夫的微溫之詞；怎樣支離地分解爲官能主義者羅札諾夫的纖巧底技藝，而且怎樣消

① Merezhkovski (1865-) 俄國象徵派詩人。

② Vladimir Solov'ev (1853-1900) 俄國歷史家，哲學家。

沉於象徵主義的朦霧之中。

此刻他讀了一會陀斯退夫斯基底作品，而且頗爲用力。他覺得這最有才能底作家以宏博底學識和動人底勸誘使人低首下心。他愛契可夫底悲哀，冷淡地譏笑着平庸底生活。大多數書籍都常常指示給他：人是憂愁底生物，糾纏在生活的細事末節之中，在思想與感情的矛盾之中，在卑陋底野心的競爭之中。分析到最後，他覺得還是文藝作品並非十分愚蠢底伴侶，有時甚至是真正有趣底伴侶，和他在一起人能够默默地辯論，默默地好笑和不信。

二

外面，黃水似底陽光滑過家宅的潮濕底牆壁。薩木金把他所讀的奇書拋在桌上，匆匆穿好衣服，走到街上去了，走在似乎特別堅硬底步道上，他考察到柏林和聖彼得堡之間的類似：軍人衆多。他覺得柏林的軍官們底腿比聖彼得堡的更僵直，同時記起這發現並不新穎。他沿着商業底街市走去，好像在深谷的底裏似的。兩排沉悶底建築物向他迎頭趕來；開着底店門吐出皮革，煤油，煙草，肉類，香料的氣味——各樣都很豐富，各樣都是可厭底單調。他想起了劉托夫底話：

『普魯士代表德國的一切。啤酒的無度底飲者們的文化聖地。在巴黎，當你想着聖母院和厄菲爾鐵塔的時候，你就理解歷史的反諷，莫泊桑的痛切，波特萊爾的厭惡，法朗士的優雅底譏諷。在柏林，

並沒有使人領悟的東西。各樣都由國會底建築和凱旋柱極其清楚地說明了。這普魯士首都是一個沙上的城市——德國肚皮上的一塊腫瘤，她底腎臟裏的一粒石子。」

灰雲又灑下輕聲底雨點。薩木金雇了一輛街車，轉回旅店。晚間他悶悶不樂地看過委得京的戲劇的上演。第二天，從早到晚，他步行和坐車周游全市。第三天他游覽波次丹。

他發見他自己對於柏林並不能有所增益於那些熟悉底貶責底頌詞。是的——一個壓迫底、沉悶底城市，其間——在房屋和人衆之中——有着不愉快底緊張。強壯而巨大底石匠和木匠默默地、陰鬱地、機械地工作着。他們都有挺起底胸部和呆板底面孔，好像軍人似的。大多數人都是肥胖底。薩木金決定要去看那些博物院。

他到了一個繪畫陳列館。

離開街上的沉悶底、溽暑底潮濕，走進了涼爽空曠底廳堂，這是很舒適的。繪畫不很引起薩木金底興趣。他把游覽博物院和陳列館看作文化人的一種義務，提供談話材料的義務。他匆匆看過那些畫幅好像看書似的，同時覺得這是煞風景的。

在幾幅裸女畫前面停留了幾分鐘，他想着馬利娜，而且斷定：『她更美。』
很怪，他以一種悔恨之情想着馬利娜；也許他是惱恨在這種事例上藝術並不使人超升於現實之上。

吧。風景畫照例是比自然更優美底。薩木金對於描寫日常生活的畫面的趣味遠不如用柔和底和浪漫底畫筆所繪成的自然的閒靜底，高雅底畫面。或許後者就是造成他不曾有過的那種柔和底悲哀情調的畫面。自行就坐在那廣大房間裏的長椅上，他閉起疲乏底眼睛，盡力試想用什麼纔能比擬這幾百幅令人懷舊的彩色畫。記憶提供了突提乞夫底輓詩：

……適彼幽魂之樂土，

默默幽魂，飄渺美麗，

無慮凶年災患，

不問俗世悲歡。

站起來，走着，感動地反覆吟詠這些詩句，他停留在一幅顏色暗澹底圖畫旁邊，那畫上凌亂地散佈着玄怪底混合體的離奇形態；人底肢體接合在鳥獸底肢體上，一個三角形底臉有兩隻腳。這藝術家的意志使熟悉底實物支離破碎而且以大膽底嘲諷把牠們拼合成種種難於相信底怪相。薩木金在這畫幅之前站了三四分鐘，忽然覺得想要模仿這藝術家的作品——再把這些形像完全拆散，依照他，薩木金，自己底意思用誇張底方法把牠們重新組合起來。反對着這種欲望，他惶惑地走開了，但是又轉回來看看那畫家的名字。『亨洛尼謬斯·鮑次』，他讀了刻在灰暗底銅牌上的字，然後又看看別底兩小幅

同樣奇怪底畫面。他坐在靠椅裏，注視着這藝術家底更大底畫幅，那似乎是不能稱爲繪畫的。他盡力揣想引導藝術家鮑次從割裂的現實中創造這空幻境界的那中心觀念。他越仔細考察這些不相調和底鳥獸形態的混合體，和幾何形式，就越想要拆開牠們的全體，找出這些可怕底幻像之中所隱藏着的意義。亨洛尼謬斯·鮑次這名字並不會提示他繪畫史上的任何意義。可怪的是這惱人底畫面居然陳列在德國首都的最精選底博物院裏。

薩木金走到出賣目錄和照片的櫃台前。一個面色蒼白底小男人，戴着絲織小帽，並不移動他底眼，睜着報紙的右眼，說道他並沒有關於鮑次的書籍；薩木金或許可以在書店裏找到幾本的。

薩木金去到書店裏，買得一本法文的鮑次研究。回到公寓裏，吃了巴爾茲太太款待他的烤鴨肉，鯉魚，番薯和生菜之後，他點起一枝煙，躺在長椅上，把那沉重底書擱在胸部上，開始考察那些畫片。

有翼底猿猴，獸頭底雀鳥，以及蟲類，鳥類和魚類的鬼怪。在一間殘破底茅舍旁邊，聖安東尼惶恐地退避着向他走來的一匹打扮得像女人似的豬和一隻戴着滑稽小帽的猴。各種爬行動物爬在各處。一張桌子，莫名其妙地放在荒郊裏，有一個裸女躲在牠下面。妖魔飛來飛去。一副動物的骨架正在彈豎琴。一座鐘在空中飛着，或懸着。一位豬頭羊角的國王昂然闊步着。在『人的創造』這畫幅中，上帝是一個無鬚底青年，而且天堂裏有一架風車正在轉動。每個畫面都充滿了陰森底，引人大笑底顛倒

錯亂。

『噩夢，』薩木金決定，而立刻又厭棄這誰也能說出來的意見。

據這本書上說，熱心收買鮑次底畫幅者之一是菲立卜第二。那憤懣憂鬱的西班牙國王。

『或許驢豬頭國王就是菲立卜自己吧，』薩木金想。『這鮑次對於現實世界作了小孩對於玩具所作的事——拆開牠，又隨意把牠湊合起來。真無聊。鄙俗底報紙的記者的材料。對於鮑次，古圖索夫將要說些什麼呢？』

他底潮濕底紙煙是不好吸的，有可惡底氣味。

『「甚至祖國的煙氣我們也覺得是香甜的。」這祖國現在有一種惡味。那裏流血太多，也太屢。』發狂底勇敢——。想要從必然的王國跳到自由的王國……「社會主義對於像我這樣底人能有什麼好處呢？同樣底孤獨而且無疑地更加冷落——「荒涼呀！無地容身。」當然，我這一生也不會看見「自由的王國。」祇爲死亡而生活——好可憐底人生的企圖。』

他底思想的意味是痛苦底，卻也有些愉快。這些思想不斷地奔泛在寒冷底秋水的淺流裏面。

『我並不是沒有才能。我能够看見別人所感覺不到的事物。我底獨創性是在幼年時代就顯著的。』

他感覺一種新底情調萌生在他內面，但是不能決定那「新」底內容是什麼。種種思想都毫不費力地具有確切底言語底形式，但是牠們全是些久已熟知底東西，在書上常見的東西。他瞌睡了，但是

不能睡覺。他繼續被一種奇異底不安所驚醒。

『鮑次底畫裏面使那西班牙國王喜歡的是什麼呢？』他疑問。

三

晚間，坐在冬園的荒唐底小舍裏，他驚疑地看着兩個走繩者在舞台上盡力要倒轉自然底均衡以造成空前成績的可笑企圖。這兩個伶俐底傢伙的諧謔底玩意之中是有着很可疑底某物的。觀眾們並不笑。走繩者歪曲一般均衡力的那種嚴肅之態幾乎是惱人底的。

『鮑次也是一個走繩者，』薩木金決定。

在他的右前方，坐着一個灰衣服的男人，頭髮亂蓬蓬的；男人正在不安靜地左顧右盼，翻動一張報紙。他有一副骨瘦底長臉，一道尖鬚，和兩隻大眼睛。

『他是俄國人，』薩木金想。『我曾經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他每次旁瞬，那人都回頭一看，但是在休息時間那傢伙就走近他，用沉悶底嗶聲說：

『薩木金，是不是？我是道爾加諾夫，記得麼？——芬蘭？維堡？看報了麼？沒有？』

● 見本書第二卷，原爲民意黨人，薩木金曾經在芬蘭維堡偶然遇見他。

用他底肩頭把薩木金擠在牆上，放低聲音，他急促地嚕囁道：

『他們炸毀了斯托里賓●底別墅。他僥倖逃脫了。死了許多人——大約二十個。我知道一個婦人，妮戈諾伐●，是——』

『什麼？她被捕了麼？』薩木金驚惶地插嘴。

『被殺了。連帶一個孩子。』

『妮戈諾伐？』

『你知道她麼？我知道她。在我年輕的時候。她曾經被牽連在民意派的大檢舉之中——馬克·納台生，洛馬斯，安得列·里沙伐。在審問的時候她改悔了——這，見鬼，不要管這些事——我們到什麼地方去談一談吧。這是要緊的。』

他拉着薩木金底袖子，喘吁吁地，大咳起來。薩木金看見幾個紅光滿面底，鎮靜底人們正在瞅着他和道爾加諾夫。他急忙退出了。

『妮戈諾伐！這是可能的嗎？』

他渴望得到更多底消息，但道爾加諾夫不讓他提出問題。他底長腿，和薩木金摩肩走着，他用喉

● Stojpin (1868-1911) 歷任帝俄內務大臣及首相，以絞殺革命黨著稱。

● 出入於各種革命黨人之中，行蹤詭密，薩木金曾經和她戀愛，並約略認識她是官方的偵探。但不久即蹤影全無。